桴亭先生文集

陸桴亭先生文集序

世之慨然自命爲讀古聖賢書者不過拾其緒餘掇其文采以供談說而叩之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概茫乎未有得也夫言心之聲也心非聖賢之心言又安能爲聖賢之言哉故其爲說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其甚者支離龐襍背道離經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挾此說以簧鼓天下其不胥而爲異學也者幾希太倉陸子桴亭思辨錄一集有功世道不淺今余既刋而行之茲復裒集古文若干首朝夕繙閱因歎陸子之用心至深且切也葢自考亭夫

子既歿數傳以後得薛胡諸君子一時學術大明其說尙躬行而鄙放曠學者畏之遂羣趨頓悟以冀速成一唱百和陽竊講學之名大亂吾道之眞至啟禎末而陵夷衰微極矣陸子慨焉憂之以吾道爲已任抗顏設教力矯時趨黜華崇實一惟考亭之規矩是遵故其見之筆墨問者援經據典抉摘同異貫穿錯互乎如懸河不知者以爲好辯而其實明天道正人心有不如是辯而不得者他若一善可稱一行可錄風化所係必爲曲盡情狀著其里居詳其姓氏以垂範將來曰非此則善者無以勸而惡者無以懲也乃

至會講必有序約課必有紀凡我同人趨向端而踐履正者不惜鼓舞激勸以偕遊乎大道而苟或不然亦必明目張膽攻其蔽而發其愚使之自悟以故卷帙至繁而蓄積至富嗚呼陸子之功於是爲大矣非所謂以聖賢之心發爲聖賢之言者歟顧使其得大有爲於時坐皋比設絳帳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所成就必自有異而惜乎可見者止此亦陸子之不幸也然言傳卽道傳天下後世因其文而想見其人接踵曩哲沾被後賢又陸子之不幸而幸也至若其文之光怪陸離控縱如意飲吸百川吞吐萬象可以

抗衡八家而自成一子則又能文者之所共賞而無俟余爲之贅也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桴亭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卷

講義

第二卷

書按先生別有論學酬答四卷係門人許舜光
諸子所輯茲已專栞不復入集

第三卷

序

第四卷

序

第五卷

雜著

第六卷

雜著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乾卦講義

今日蔚村講會倡之者確菴先生同心同德任勞任費更有鼎甫惠甫莊甫合甫幼玉庸甫諸先生又值上元勝日鼎新尉遲神祠合一村鄰里皆與斯會大家讀書行善孝弟力田當斯時而有斯會亦可謂絕盛之舉矣承確菴諸先生命商量易乾卦竊思易是天人合一之書古往今來天覆地載只是這箇易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這箇易百姓戴高履厚日

用不知亦只是這箇易何謂乾舉頭看只天便是低
頭看只心便是人人頭上有乾人人心中有乾只不
思量便掉卻頭上乾心上乾卻去看易書中乾字何
謂元亨利貞且如今日正月十五日俗謂之上元此
正是用易書中元字元字訓大亦訓善一年之計在
春何等大萬物生機皆從此見何等善由此而往夏
便是亨秋便是利冬便是貞元亨利貞開闔不窮則
春夏秋冬循環不息不特天道爲然人心中亦有元
亨利貞文言所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雖四德然
所重尤在仁字故文言以善之長貼元字彖傳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蓋萬物根本於天地之元而萬事根本於人心之元天地能以一元生萬物故雲行雨施推而極之至於保合太和人心能以一元行萬事則火然泉達擴而充之可以保合四海今日是上元吉日在會諸公又各各修身砥行奉行日記精者究極於身心性命粗者用心於務本力農豈不是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當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然以儀論之今日之事不難於一元字尤難於亨利貞三字亨者繼續光明之謂也利貞者止善成性之謂也人不繼續光明則雖有善心無由充長人不

止善成性則雖有善心無有歸束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此便是元亨利貞的引證至若
中間要緊處則尤在變化兩字經曰乾道變化何以
謂之變化試看天地間一草一木初時萌芽後來長
大忽而開花忽而結子刻刻變刻刻化若花開而不
落則成乾花子結而不熟則成腐子惟人亦然自幼
而少少而長長而老乘天地之氣亦刻刻變刻刻化
只是此心中道理不能答天今日是如此明日亦是
如此惟惟爲氣質拘定不能展動分毫甚至有反成
汨沒者此無他不知爲善之方不識學問之道也學

問之道無他只今所行日記善過者是知日記善過是學問則日日記日日進日日變日日化乾坤六爻正好體認假如今日時勢正當退隱便是潛龍一爻既是潛龍一爻便當思何以爲勿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等句俱要一一體認過必無愧於潛無愧於龍無愧於勿用然後可以謂之學易然後可以完日記善過之分量不特潛龍一爻也即如今日羣聚講學一村翕然便是見龍一爻各人心上兢兢業業便是惕龍一爻已學問者更思進學未學問者翻然思進便是躍龍一爻充此心力覺世輔民便

是飛龍一爻若雖行日記不思進德賢者自是而生驕慢不賢者自棄而生忌嫉便是亢龍一爻潛見惕躍飛五爻之心便是善便是天理便要充亢一爻之心便是過便是人欲便要遏能充此善能遏此惡能存此天理能去此人欲則謂之乾謂之元亨利貞謂之天人合一而無負於今日之講易不能充此善不能遏此惡不能存此天理不能去此人欲則不謂之乾不謂之元亨利貞不謂之天人合一而今日之講易徒成一番空話兩者具存諸君其敬擇之

附講易餘義

知至知終

文言九三知至至之四句朱註頂上進德修業或以幾屬知存義屬行夫知至知終皆知也至之終之皆行也分屬知行之說固謬矣即進德修業之事已盡於上文忠信修辭中何必又申此二句且亦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所以從來註說疏義至此四句便依樣葫蘆混混放過至今積爲疑義愚謂文言之言句句貼切爻辭則讀文言者當各就本爻細細體認初九九二二爻概可見矣九三一爻其辭曰乾乾曰惕曰厲大概俱有憂危之辭警戒之言蓋九三性旣重剛

所處之位又在下卦之上居高履危自當比諸爻分外兢業故忠信脩辭所以善其體也立身之誠也知至知終所以善其用也應事之明也知至知終只是一事之來見其始又能見其終至之終之則見到即做到毫無失著大抵事機之來若平常人處平常地位即事前事後看不到做不透總無甚大利大害惟以聰明人處切要高危之地一著不到滿盤皆空故於事機之來最初一著即要看到看到即要做到此君子審幾之學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然最初一著雖看到做到矣而末後一著或精神照管不到力

量收束不來能發之不能收之雖善審幾亦無益則又貴於徹首徹尾看到做到此君子立義之學故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人能於立身則忠信脩辭如此其誠於應事則知至知終如此其明自然處上位可處下位可故結之以不驕不憂二句如此看不惟極切本爻而文義亦極明暢

上下無常

上下無常數語直寫出湯武心事蓋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而有爲邪離羣之心則爲莽矣操矣羿不可追矣烏得无咎哉惟其心在於及時進德脩業故无咎

也語婉而至則知聖人處躍之時亦是不得已而躍
湯曰予有慙德孔子贊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危哉危哉

凡聖賢至道明德立之時俱欲及時有爲孔子之欲
應公山佛肸孟子之歷遊齊梁文中子程伊川之上
書闕下皆是也其跡近於躍則在旁之人必有疑其
爲爲邪離羣者而不知聖賢之心固欲及時進德脩
業也無孔孟王程之心而沾沾然託於進德脩業固
爲無恥之小人有孔孟王程之實而必拘拘焉避爲
邪離羣之跡亦非自信之君子明道先生曰凡人避

嫌者中不足也故孔子釋此爻又曰進无咎也說出一進字亦是壯聖賢之膽若曰既信得過則只便如此做去聖賢行事青天白日天下人自能見之若終身畏首畏尾如何得長進

亢龍

天下道理惟經權二字守經之學賢人皆能之至於行權非聖人不能龍而至於亢時之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聖人能權之而不失其正若執定死煞道理未有不至於悔者即所謂貞凶也與所謂浚恆凶也使堯不禪舜舜不禪禹道理

何常不正只四凶不去地不平天不成便有無限大悔

先天弗違

先天弗違二句註訓意之所爲默與道契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以道理二字釋天字似未豁然且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卽以善人能之何名爲大人乎看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與下文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句則天明是指氣數之天先天弗違猶言挽回氣運也堯舜之時地不平天不成而堯舜禹能使之平成孔孟之時人心不正亂臣賊子不懼而孔孟能使之

正使之懼這便是先天弗違然堯舜之時天意在賢則不傳子而傳賢禹湯之時天意在子則不傳賢而傳子孔子知道不可行則退而贊述孟子知時不可得則退而著書所謂後天奉天也如此方見得大人心胸力量註說似拘

人當季世窮而在下只做得後天奉天學問然處末流之中而不爲末流所轉脩德著書以教後學以淑來世便是貞下起元便是先天弗違力量

論語首章講義

吾輩學爲聖賢不過欲成就自已一箇人品怎麽叫

做人品只此章書中君子兩字便是這君子兩字不是小可的先儒說君子成德之稱若淺淺說不過有才有德體用兼優便可謂之君子若論其極畢竟要才全德備成己成物參贊化育能與天地竝立爲三然後可謂君子這君子的字如何便可以承當得不是天生下來現現成成便可以爲君子的若必要天生現成則自天地開闢以來不過堯舜孔子一二人而已自此以下便絕君子之望了然仔細看來就是堯舜孔子生知聖人也不是天生下來現成便可以爲君子何處見得只此章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這一箇學字若論起生知聖人來似不消更說學了然孔子嘗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好古敏求則知生知聖人也只是箇學字學是學箇甚麽不過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其要處只在時習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時時上達實時時下學只此便是時習的榜樣其間立與不惑及知天命耳順從心這便是效驗處便是說處聖人如此賢人如此生知學知無有二義既認得這一箇學字則自此以往便無非學問了方纔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時習而學便是明德了自此全要公此理於天下之人公之於人卽是中庸成物不成物終不能成巳然成物亦不是自巳把道理去送與天下之人求天下之人來學我這道理的自巳只是一箇時習而說漸漸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凡有賢者自然來就我切磋聽我講論陸子靜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也此時境界我固說朋友亦說人巳交說豈不是箇樂麼學問到此地位若在上古世界自然大德受命在中古世界自然言揚行舉卽在末世亦自然鄉里交稱公卿延譽斷然沒有箇人不知的況朋自遠來亦不

可謂全然不知矣然孔子又畢竟說箇人不知而不慍爲甚麼緣故只爲聖賢念頭其生平學問不止是要成自已一箇虛名須是要得位行道參天地賛化育纔成得一箇已纔成得一箇學字分量所謂人知者合天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言也得位行道則如龍之在天雲行雨施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箇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歎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慍了然孔孟之歎與不豫是憂不是慍慍與憂不同憂者爲天下而憂慍者

爲一身而愠也憂字公愠字私憂爲義愠爲利此處打併不乾淨到底只是箇有所爲而爲學問都無是處并從前所謂時習朋來都是假工夫所謂說與樂都是假意氣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如何喚得君子所以聖人必要推勘到學道之人至隱至微處朱子註愠字曰含怒意說一含字則知胸中畧有走作畧有芥蔕皆含也則皆愠也含愠則非君子也吾黨既知此意則知學爲聖賢不過一時習朋來也不要管人不知也不要管工夫只是循循勉勉到得位天地育萬物也不過本分內事未嘗少加即遯世不見知

亦是本分內事未嘗少損有何可喜有何可愠故學問到處處能人不知而不愠者卽其能參天地贊化育而不矜者也至此方成得一君子方是一箇人品其要處只在一學字吾輩豈可一日不講學

太極圖說講義

周子太極圖說向原在通書中通書原名易通是周子讀易有得筆而成書不必拘拘於易而亦無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極云者卽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周子讀至此處恍然有得遂舉筆爲圖圖成復爲說以太極一語在繫辭上故此圖此說亦只在通書

後半部中朱子以此圖此說爲道之根蒂一書之綱領故特挑出置於卷首後人見此圖說爲前人所未有便以爲創此圖說不知周子原只是根本易經發揮太極其實是述原未嘗作其實是因原未嘗創然此圖此說周子雖未嘗創作其實周子以前無人曾作周子以後無人能作則此圖此說原畢竟獨歸周子此一圖說者彌綸天地囊括萬物究陰陽始終之原明天人合一之理今日諸公在座要儀講說儀若摘舉中間意義則在座諸公中倘有未晰文義者豈堪遽及精微若句釋字解則朱子註解已是說得分

明諸公俱可自讀自會何必儀爲代誦無已則將圖
說大義畧畧衍說一番俟大義既明然後互相問答
更論精微何如儀嘗謂人生有一件絕大疑惑不過
是生天生地生人而已有一件絕大學問不過是講
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已這箇道
理惟易經上邊稍稍言之然渾樸精深未盡刻露故
周子復爲此圖此說發明其義圖之所以爲圖不過
原是易書中意思周子衍之亦不爲奇最奇特者周
子特特發出人極兩字此是天地以來未發之祕又
是天地以來本有之理從來先儒說人身小天地此

語人人知道卻未見得實落處一閱此圖眞箇是人與天地毫釐絲忽點滴不差不得不推爲孔子以後一箇小聖人也今且未暇細說只將圖說依文解去便自見得圖說一篇約畧分五段看自無極太極至本無極也言道之生天地卽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自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言天地之所以生人卽天命之謂性也自惟人也至萬事出矣言人之所以合天卽率性之謂道也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至脩吉悖凶言盡人合天之學卽脩道之謂教也故曰以下是總結一篇之意周子說今人戴天

不知高履地不知厚以爲是天地而已矣試思天地
未有之先何以忽然而有天忽然而有地今人有身
不知貴有萬物不知愛以爲是人與萬物而已矣試
思未有人與萬物之先何以忽然而有人忽然而有
萬物此處看不明白便異端襍說足以欺之列子斷
鼇立極徐整盤古九變荀子性惡告子本無仁義何
處見得他是何處見得他不是豈不是絕大疑藏絕
大學問自我看起來繫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便是說天地之原起但太極是甚麼東西說箇有字
自不知者觀之得無認作一物否這太極不過是理

理是無形的無所謂極而實太極是爲無極而太極這太極何嘗會動靜但天地是箇陰陽陰陽是箇氣氣自然有動靜然其動也非無因而動也必有當動之理而後動這便是太極動而生陽其靜也非無因而靜也必有當靜之理而後靜這便是太極靜而生陰其動靜也又非一動一靜而遂巳也理必循環不巳這便是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動靜之久則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兩儀立則五行生五氣布而四時行究竟五行不過一陰陽陰陽不過一太極太極不過一無形之理而已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那生天生

地說起來不過是幾句這時卻有好一會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分十二會每會該一萬零八百年子會天開丑會地闢則生天生地已准准是二萬一千六百年了還有一會人生於寅亦該一萬八百年但邵子說的是數周子說的卻是理今且把周子的理來說無極之真至變化無窮一段正說天地之生人也然又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句這是為何蓋五行之生上邊說未明白將謂陽變陰合而生則五行不過一陰陽而已不知五行既生之後便各具一性是天地之間既有二氣又有五行算起來便是七樣了如何

去生萬物不知其間又有箇絕妙的道理那無極之眞眞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理與氣妙合而凝渾成無縫其間便生出許多人與萬物這妙合而凝不要淺淺看過有箇渾淪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公共的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大德敦化是也有箇細分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各具的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小德川流是也然所謂二五者亦逐件分析言之也究竟五行一陰陽不過只是乾坤二氣得乾道之多者成男得坤道之多者成女只這二氣交感便化生出許多萬物易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既

有萬物之後則萬物各自生生而變化無窮易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這便是生人的根因此生天生地生人者易書上邊俱會說過周子不過借圖發明亦未爲奇獨是人之所以合天易書上邊只說得大人與天地合德一句不曾細細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周子卻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又不是矯揉造作眞是奇特其言曰人與萬物雖同是無極二五所生然惟人則是得其秀而最靈試將人來配天地看天地靜而生陰而人之形則陰之所生也天地動而生陽而人之神則陽之所發也知天

地有五行而人之五性則五行之所稟也天地有妙合而凝而人之五性則有感動天地妙合而凝則男女出人性感動則善惡分天地一生男女則男女自會生出許多萬物人心一有善惡則善惡自會做出許多萬事且看那一件不與天地相似的麼既與天地相似則人人自當與天地合德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乃人之品格萬有不齊此為甚緣故只為不曉得人極兩字不曉得人極便不能立人極惟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即易中龍德中正之中正仁義即易中立仁與義之仁義定

即所謂品節以齊一之也靜即太極之本體太極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人極亦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周子自註無欲故靜無欲無字直與無極無字一樣看天地一有所著便落氣惟不落氣故謂之太極人心一有所著便入欲惟不入欲故謂之人極是主靜者即主於理也無欲則純乎理矣立字尤見得主靜是體蓋體立而後用行也人極兩字雖是創闢然與太極原不是兩箇在天地言則謂之太極在人心言則謂之人極總之只是箇理字在人身上親切看來又只是箇性字故程子說性即理也如此看來聖人

豈不與天地合德的麼旣與天地合德則自然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矣此是中庸上說自誠明之聖人吾輩人人原具有聖人本體原該人人與天地合德只爲氣質旣殊便不得不用工夫學力所謂脩之也脩之便是君子中庸上說自明誠謂之敎蓋通大賢以下凡湯武一輩皆是也下此便氣質益殊又不肯用工夫學力所謂悖之也悖之便是小人這小人不是生而小人小人亦得天地之秀形生神發具有五性亦件件與聖人一般只是不肯用工夫學力不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便恰恰做成了一箇小人他要做小人亦無奈他何只是周子吉凶兩字下得好如何叫做吉吉是好處好處只管上達上達到極處總謂之吉如何叫做凶凶是不好處不好處只管下達下達到極處總謂之凶君子脩之只是箇人到後來極至處與天地合德直與天地參那箇吉豈不是箇吉麼小人悖之悖之亦只是箇人到後來極步處不能與天地合德直與禽獸伍那箇凶豈不是箇凶麼這樣看來天與地與人總不過是這箇太極太極者道也所以繫辭上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陰陽剛柔者天地之道也即所謂太極動靜者是也仁義者人之道也即所謂仁義立人極是也不但如此即生死之說極是難知然即此圖觀之人之始生不過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則其終死亦不過還天地之理氣而已一切幻妄之說俱不足以惑之也由此觀之天地間絕大疑惑絕大學問只消閱此圖讀此說便自瞭然周子眞是孔子以後一箇開天巫聖然仔細看來都不是周子一毫造作都是易書中原有是理故周子亦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是周子作圖立說本意吾輩今日看了此圖讀

了這說不可徒作一番講論要知安身立命卻在何處吾輩今日只是君子脩之吉一句脩之如何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能立人極則與天地參而吉不能立人極則與禽獸伍而凶更無中立的道理願同志諸公各自勉旃

西銘講義

西銘一書乃有宋橫渠張子所作有宋之世大儒迭起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予嘗徧讀五先生之書周子至矣盡矣孔子而後蔑以加矣朱子其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大程純而次程正惟張子之書則文義多艱

深如正蒙易說經學理窟之類間有未盡合者於四先生似稍遜然後世卒與四先生並稱此非過情之譽原有箇實落處伊川先生曰訂頑銘西之書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自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亦云西銘合下便有乾健坤順意思至註釋訓解與太極圖說同此卻爲何只爲横渠作西銘其開闊力量實有與他人不同處其不同處如何西銘一書只是善於言仁仁之一字自孔門以來無人識得韓昌黎唐之大儒其作原道乃云博愛之謂仁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僅僅博愛二字可以

當之𨚫云博愛矣然其所以博愛之故原有箇源頭而一總博愛之中又有箇差等此卻從無人知道從無人說過張子說乾吾父坤吾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便是博愛的源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至顛連無告者也便是博愛的差等蓋源頭不明雖有博愛之心終不親切爾爲爾我爲我何處見得必當博愛稍一退轉便漸漸走入楊氏爲我一邊去惟見得乾眞是我大父坤眞是我大母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則凡天下之人皆是父天母地皆是同得天地之

氣以爲形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親親切切眞眞實實雖欲不博愛而自然不能不博愛也差等不分則一聞博愛之說便無主意此亦當愛彼亦當愛何處見得有分別畧一認眞便浸浸陷入墨氏兼愛一邊去惟見得民乃是我同胞物僅爲我同與而同胞之中大君又爲宗子大臣又爲家相高年爲吾老孤弱爲吾幼聖賢爲合德秀出之子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爲顚連之兄弟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有條有理有倫有脊雖未嘗博愛而實未嘗不博愛也合而觀之豈不是箇天地萬物爲一體

麽既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畏天樂天如人子之於父母自有不容已者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有不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違天害仁濟惡是謂悖德之子賊親之子不才之子其能踐形盡性不虛天地之賦畀者惟天之肖子耳天之肖子如何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此卽天善繼善述之孝子也有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之賢人此卽天無忝所生夙夜匪懈之孝子也試以徵之古人有以善自治者如惡旨酒此崇伯子之顧養也有以善及人者如育英才此潁封人之錫類也有先天而天弗違

者如舜能得親而使親底豫此舜之功也有後天而奉天時者如申生不能違親而坐以待烹此申生之恭也有處常者此體其受而全歸之參乎有處變者此勇於從而順令之伯奇也總之識得此意則處順境而富貴福澤固是天之厚吾之生處逆境而貧賤憂戚亦是天之玉女於成而生則順而不悖於天死亦甯而無愧於天矣果能如此豈非渾然是仁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乎然西銘不但是善於言仁兼亦善於言義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龜山楊子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義即是仁

也仁是義之統體處義是仁之條理處而今學者要識得仁義須是如何亦曰居敬以窮理而已居敬則仁之體存塞爲吾體帥爲吾志恍然與天地同其量也窮理則義之用見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油然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故居敬窮理爲千聖千賢入手之關鍵學者讀西銘識仁體不可不講求仁之功欲講求仁之功不可不於居敬窮理四字加之意也

高顧兩公語錄大旨

今日是東林秋祭仲丁講期承彙旃先生之命遠邀會講儀空疏無似齒德俱卑豈敢漫然自命曰講惟

茲東林是高顧兩先生昔年講學舊處無已則願以當日兩先生講學之旨稍一述之可乎有明學脈衍於國初著於宣統爛漫於正嘉肴亂於隆萬何以言之國初之學如宋景濂方正學皆與聞其略而衍其緒者也宣統則有曹月川薛文清諸公是時諸公專尙躬行不為口耳進而居官務修職業退而林下略有講貫無聚徒講學之風也至正嘉時湛甘泉王陽明諸先生出而書院生徒乃徧天下蓋講學於斯為爛漫矣而陽明良知之學為尤盛龍溪心齋諸公繼之漸流漸失迄於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

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而學脈之瞀亂於斯爲極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吁亦可畏哉自高顧兩先生起始挽其衰而救其弊閒嘗讀兩先生書而識其用心之旨焉端文先生小心齋劄記開卷第一行便說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忠憲先生遺書開卷第一行便說學必由格物而入此兩言者皆前聖前賢所已言又庸人衆人所能言而兩先生以此爲開卷第一義此卻爲何只爲當時正嘉隆萬以來專以無善無惡爲性不學不慮爲學以無善無惡爲性不知性矣故曰惟知性然後

可以言學以不學不慮爲學不知學矣故曰惟知學
然後可以言性又當時純講良知則大學之學至致
知而止矣是學不由格物而入非聖經之本來也故
曰學必由格物而入玩必字意可見按性之一字在
堯曰峻德在舜曰元德其相傳曰執中曰道心峻與
元與中與道皆善也即在凡民曰降衷曰秉彝衷與
彝亦善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此則明明說出一善字孔子曰性相近
也相近亦只是相近於善當時別無異議自告子出
而始有無善無不善許多議論孟子辟而闢之已廓

知矣不意陽明晚年天泉證學乃提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作宗旨陽明之意亦以爲天命之性不落形迹不可以善惡言故有眼中金屑之喻豈知當日流弊即有提四無爲宗旨者以爲性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而專以不學不慮爲工夫遂至胥天下而爲告子爲禪學也不學不慮無善無惡他們亦自覺有破綻便道學慮不過全其不學不慮之體又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亦自說得好在但其弊病處羅念庵說得最切有云

但知即百姓之知能以證聖賢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故當時端文直指爲告子忠憲竟目爲無忌憚非過當之言也在座諸先生試思性之爲物人人有之請自按一按性果渾然至善者乎抑無善無惡者乎若粗粗看去天命之初無有一物未發之時亦無一物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意極相似豈非無善無惡然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朱子言沖穆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正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恰恰相反安得謂之無善無惡乎陽明之差禪家之謬大約

以善爲有形迹故說箇無善忠憲公說得好無聲無
臭即至善也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
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斯言得之矣彼云眼中金屑
夫性之有善猶眼之有明非金屑比也抑儀更有說
於此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
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亦有性禽獸有
性草木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於人未著於物人
之性即物之性物之性即人之性無所分別也無所
分別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見得至
善必當歸之於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

同於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於草木之性人得其全
物得其偏人得其靈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
其爲至善必斷斷屬之於人無疑也故人之性善正
如火之性熱水之性寒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全在氣
質上見間嘗以四書五經證之易言成之者性也又
曰成性存存書曰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子性相近也孟子則
故而已矣乃若其情與夫命也有性焉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俱就氣質上看即中庸天命
之謂性一句亦兼人物亦言氣質以天命與氣質分

言始於宋儒然宋儒亦是欲分明善惡之源流故強為分析非截然二之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亦是見得性必著氣質而後可言性不可只於天命上添說話也人苟實見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學問之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亦著不得學問氣質之性幸不同於禽獸草木矣然不學則善者亦歸於不善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但今

人議論往往好高喜說至高妙處不喜說至平實處常記伊川之門有一學者問六十四卦一友云正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聖人分上所謂純乎天命者也聖人更不須一字然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況未至聖人者乎故凡聖人有言皆是爲下學若只說自己本體光明無善無惡謂之自誤又說人本體本自光明不須學慮謂之誤人自誤誤人欲同人於禽獸草木者也故兩先生開卷即竭力言之學者不可輕易讀過

桴亭先生文集卷一終

後學陸長儁敬校